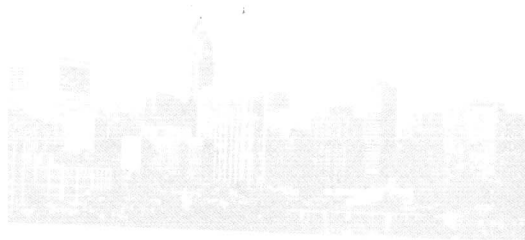


絕都

作家出版社

刘平 著





刘平 著

艳都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艳都 / 刘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6

ISBN 7-5063-3541-7

I. 艳…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3023 号

艳 都

作 者: 刘 平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 / 32

字数: 190 千字

印张: 7.625

印数: 001 - 2000 册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541-7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子	1
一、新来的女记者	4
二、河边老街	11
三、尴尬的副市长	28
四、忍痛割爱	45
五、北京归来	52
六、古城墙风波	63
七、沉沦	94
八、出游	128
九、情断工业园	150
十、东边日头西边雨	177
十一、选择	207
十二、白玫瑰、红玫瑰	224

引子

仲夏季节，一个港台记者团到大陆采风，在江南一个叫艳都的城市逗留了几天。当地电视台一位姓夏的总编辑领着他们游览了古迹名胜，还去了一个叫“女人城娱乐休闲”的场所。这女人城依山傍水的一色红房子，还有百余南国佳丽殷勤服务，让老记们个个喜笑颜开，乐不思蜀。女人城的老板很精明，不失时机地同记者套近乎，然后请他们妙笔生花为女人城留言。一个姚姓资深记者带着几分醉意，洋洋洒洒写下了千余字的妙文，标题就叫《关于女人》——

女人是这个世界的平衡点。赚了钱想找女人花，落泊了就怕女人嫌。

女人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东西。自古达官贵人三房四妾而潦倒贱民往往光棍一生不说，而今斑驳陆离的商品社会更使她们空前活跃起来：放荡女人的集结点成为疲惫男人们首选的放松休闲地点，成为他们激发原动力的最佳去处。

人们爱美捧美恋美皆为天性使然，而对于正常男女来说，美和色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无色可言的美是苍白的，就象一桩永远也生不了孩子的“美满婚姻”，就象一对恋人后来发现两人竟是

同父异母关系无法达到恋之顶峰的痛苦。占有同给予有着本质区别，能够彼此欢娱并完全地占有对方迸发的愉悦与畅快往往成为人们保持昂扬生活热情的基因酶。

一个事业成功男人的高品质生活，如果缺少情人或红颜知己的润滑将黯然失色。一掷千金只为博芳颜一笑，占为己有后那脸上写着的荣耀与满足明明白白地记录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肚空拉石磨，饭饱思淫欲。生活富足后的更高境界：追逐靓妹、欢娱佳丽，以求达到物质与精神享受的浑然统一，以求客观世界与内心世界的交融平衡！

当然，这个仍然由男人主宰的世界的男人们也不尽一致，确有一些只为组成家庭而找女人，其它似乎再无所求的男子。他们或许是除老婆以外的禁欲主义者，他们或许是宁肯自摸自娱自虐也要保持道貌岸然的君子，他们或许是存在其它不可言喻的客观原因而非心愿使然！

两性相吸天造地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皇帝老子庶民百姓均系父母所授、子女之源。性爱，天然的玫瑰！

一个身心健全的男人，大可不必压抑本性所驱放并追求你可能得到的那个动人心魄的瞬间。如今的世界，经济的繁荣带动女人服务业方兴未艾，歌舞、美容、休闲、酒吧星罗棋布的欢娱场所，成为第三产业的龙头行业，成为优良的招商环境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在滋润得男人飘飘欲仙的同时，又一次实现了收入的再分配，并极大刺激了男子汉们更高更强地去搏取新的财富。因此，有人说美女是商贾的灵魂，是商品社会的一面鲜艳的旗帜。这应该成为一些地方设立“红灯区”的诠释。

是的，有时候你前去娱乐城，并不做什么色情勾当，然而你不得不承认，起码这里有美女可看，秀色可餐。新奇的刺激让你充满幻想，让你感到年轻，让你从未有过的活力充沛。多去几次，矜持与不安过后，你就成为这里的常客了。

.....

在女人城谈女人，不啻酷暑中品尝冰镇西瓜，个个兴趣盎然，仿佛真的置身于艳情之都一般。嘻笑之间，大伙又把话题转到了夏总编头上，说在这艳都城作记者真是好艳福！

夏总编哈哈大笑，摆手道：“惭愧！惭愧！”他有感而发说了基层电视台记者的种种难处。

没想到临别时，他给了那位姚记者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他写的反映艳都记者生活的一份手稿。他郑重其事地说：“是篇小说，虚构的，千万别对号。咱是同行，交流交流。有机会的话，给艳都传个名吧。”

好奇心使然，姚记者一口气读完了手稿，竟被稿中所描述的人和事弄得心神不宁，深深地被那份沉甸甸的悲怆真情打动了，久久不忍掩卷……

以下是夏总编的手稿。

一、新来的女记者

都说美艳的女子出现在哪里，风暴就刮到哪里。尹玉，绝对是位大美人，可她进入电视台新闻部已半年了并没引发起什么骚动。这一层，新闻部主任方伯有些意外。

记得那天，方伯到台长办公室，台长身旁站着位约二十出头芳龄的姑娘：

“她叫尹玉，华中大学新闻系毕业，担任过学校学生会主席，是位才女。目前你们新闻部人手紧，让她过去试试。”

台长给双方作了介绍。

“您好！”

“欢迎！”

站在方伯跟前的女孩中等个头，异常漂亮。杏仁脸庞上那双闪烁的眸子似一泓秋水明澈透亮，白皙挺直的鼻梁下，一张略显轻佻的小嘴被抿着的红唇勾勒出那种质感很强的吻晕。

方伯握住尹玉伸出的手那一瞬间，一种预感萌上心头：新闻部从此多事了。

不知从何时起，方伯对美貌女子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感，“美女就是风暴”这六个字就是他送给一位刚离婚的挚友的手书条幅。对他这位市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来说，前车之鉴太深刻了——

近两年本部门有三位佳丽闹得满城风雨。一位以新闻主持人身份跟市长出国访问加入了访问国国籍。一位做了啤酒经销商的媳妇。还有一位更离奇，天生丽质却因一桩爱情的幻灭，干起了

暗娼的第二职业。只要有人出钱，哪怕是年迈老翁一个传呼就能把她呼上床……当然，这些对自身资源作掠夺开采的尤物已被“请”离了新闻部，但自此后方伯便患上了“惧美症”……

然而，这一次他的直觉没有灵验。在试用期，尹玉表现甚佳，处事得体，凸显出一位有教养女孩的家渊和聪慧，加上才华横溢，上下皆碑。

一天，她跟一位姓张的副市长到青龙镇去采访，半路下大雨山体滑坡，几块大石头挡在公路上。秘书和司机下车搬石头，尹玉也要去，被副市长拉住了。

“雨大，你就别下去了。”

第一次单独跟市领导在一起，尹玉显得神情不安。

“小尹，听说你到电视台不久，还没转正？现在不比从前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很多。你要懂得珍惜机会，争取早点转正。”

“领导说得对，我会努力的。”尹玉应道。

“你刚从学校出来，对社会上的事不太清楚，很多时候单靠自己努力工作是不够的，一定得有人帮你，有替你说话的人。如果你不嫌弃，我是很乐意帮人的——特别象你这样有才华的女孩子。”

张副市长说着，突然抓住了尹玉的手。

尹玉吓了一跳，急忙用另一只手去推开。可是没料到张那肥厚的大手没掰开，自己的另一只手又被对方捉住了。

“别……”尹玉吓坏了，猛一用力，终于挣脱开了双手。她把手放到屁股下坐着。

“小尹，别怕。我平日没事时，喜欢给女孩看个手相什么的，也算是一种习惯了吧。”张副市长道。

尹玉瞟了一眼对方，压抑着内心的不安，佯装没事地说：“这不叫习惯，应该叫嗜好吧！”

看见尹玉一付不卑不亢的样子，张笑了：

“对对，叫嗜好准确。就象吸烟喝酒，很难戒的。女人嘛……”

他边说，一只手又伸过来按在尹玉的腿上。

车外，大雨滂沱。尹玉把身子往车门挪，张也跟着挨过来……

“啊——不好啦！山上边又有石头要下来了……”

尹玉机灵一动，朝窗外大叫。

张一听，吓得从坐位上蹦起，打开车门伸出头去瞧。

尹玉倏地跳下车去……

这一场遭遇大雨的结果，司机、秘书和尹玉成了落汤鸡，但惟一有收获的是尹玉：秘书和司机到处夸奖她与她们一起冒雨搬石头清路障的壮举，市委宣传部还在会上表彰了她。对此，那位张副市长缄口不语。

还有一件事使方伯很感动。尹玉将他尘封多年的一部科幻小说拿到《榕树下》文学网站上发表，没想到点击率很高，已有出版商与他联系出版事宜。

他佩服尹玉热情勤快又善解人意。

尹玉按时转正，被录为新闻部女记者。

“祝贺你，试用期满，正式加盟。”第二次握住尹玉的手，方伯心头的感受与前一次迥然不同，警觉没了，一腔真情从手掌传递给对方。以至握重了，尹玉“哎哟”一声把手抽出。

“对不起！”方伯下意识地盯住被他攥痛了的纤细的手：手指尖尖，纯洁如藕，任何时候都像刚用天然乳汁浸洗过，白腻嫩滑。

“主任，没事吧？”

尹玉看他傻愣愣地望着自己的手，问。

“噢，没事。”方伯对自己的走神有点窘，忙去摸口袋里的

烟，点燃后猛吸了几口。

惧美不等于厌美，就象怕老虎并不影响爱老虎一样，前者是出于工作的考虑，而后者就属于生理问题了。尹玉的出现，这位婷婷玉洁的姑娘的优异表现，不管怎么说，多少改变了他对美女的看法，已让他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美色无罪，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谈“色”色变其实大为不必。因为说到底每个人都是色爱的产物，尽管个别时候是一方受迫胁于另一方，其过程与结果都一样。没有欲念的交媾是不可思议的。诚然，美和色绝非一个东西，惊艳羨美属于感性认识的范畴，大部分人都不会停留在满足于感性认知上，这就是黑格尔所阐述的“抽象美比真实美更纯粹、更动人。”

是的，对于美的异性，谁都有另眼相看的时候。此刻，方伯就无法例外。

“北京传媒大学要为地市电视台办个进修班，台里决定新闻部派一名采编员去学习，半年时间。你看派谁去？”

一天，电视台台长找到方伯问。

“尹玉。”方伯不加思索地回答。

华灯初上。方伯邀尹玉到艳阳楼大酒店，在顶层临江一面占了张桌子。

“今晚我为你饯行。你，想吃点什么？”方伯把菜谱递给尹玉。

“随便吧。咱两个人，两菜一汤就行。还是您点吧。”尹玉将菜谱递回方伯。

方伯不让：“你想吃什么尽管叫！不然，就瞧不起我了。”

“哪敢呀，主任。我知道，这次进京学习要论资挑辈，没我的份，是您‘倾斜了’。说真的，我至今还心存恐慌呢……您平时，不动声色，让我看不出……”

尹玉翻着菜谱，细声说道。

服务小姐上来要菜单，尹玉随便点了几样递过去。

方伯看尹玉有些窘，站起身踱了几步，望着玻璃窗外的茫茫夜色。黑幕笼罩的江面渔光点点，极目远眺，天狼星炫耀地挂在苍穹，狡黠地朝他眨着眼睛。他心里想道：

“我在新闻部一呆就是八年。所谓喉舌单位、敏感部门，事事处处都得格外谨慎。朋友们笑我生活在玫瑰丛中，说随便都可揽个女主持的腰上馆子，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是啊，风流倜傥谁不羡慕？哪个男人不希望有个异性知己，有一个除老婆外还能敞开胸怀聊点别的充实一下呆板枯燥生活的女人。可是，八年来，眼前莺飞蝶舞，花粉荡漾，我都没沾染一点……”

他把头从窗外移回，对着尹玉说：

“你到新闻部后，尽管才几个月，我似乎呼吸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清新空气，从你身上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尽管年龄上你还是个小姑娘，但你比跟你一般大的女孩更懂得温馨的方式。”他又提到那部科幻小说的事。

“我，没您讲的那么好。”尹玉羞怯地注视着方伯。

人的意识是世界上最让人琢磨不透、无规律可循的东西。一向老成持重的方伯此刻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尹玉是要给他以某种讨好才帮他把二十多万字的科幻小说拿到网上发表的，于此生出种种臆想。其实呢，尹玉当时主要的出发点是练练字，觉得自己对电脑键盘还不够熟悉，刚好可借帮主任上网小说多捞点余遐时间。当然，也借此检验一下自己这位顶头上司到底有多少文学底气。

任何人都希望跟领导搞好关系，尹玉也是。此时听方伯这么一说，她心中掠过一丝惊讶，没料到对面这位上司似乎对自己另有情愫。这么一个整日严肃有余的中年男子，也会有这么细微的内心世界，而这个世界竟无意中被她窥见了，这使她的虚荣心得

到了很大满足。

吃饭的时候，方伯不让服务小姐动手，亲自为尹玉斟红葡萄酒，给她碗中夹菜。

“这次进京机会难得，好好充充电。半年时间不短，结业证拿到就回。”

尹玉放下筷子，说道：“难道我还留在北京了？”

方伯道：“象你这么有才气的姑娘，我还真有点担心，说不上哪日就被别人看上抢走了。”

“你放心，我还没做什么贡献呢。艳都对我不薄，还有您，这么关心我，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两天，我看部里好些同事对这事有看法，一起嘀嘀咕咕的，好像我抢走了他们的机会。我的搭档叶淑华，见我都别头不理了。特别是周浮，说什么‘方大哥认了个干妹子，小才女转眼奔京城’。真刻薄……”

尹玉话匣一开，话也多了起来。可是，她看方伯的表情，好像早知这些事情，毫不惊奇。

“新闻部这些同事们，都很优秀，无奈指标少哇！至于周浮，油腔滑调惯了，别理他。你跟叶淑华做的《告别河边街》系列报道，还只是开了个头，就让周浮接过去吧。你走时，有什么要交待的给他说清楚。”

尹玉一听让周浮接自己的工作，有些疑虑，说“河边老街的拆迁，这可是市领导和广大市民都十分关注的大事情，政策性强，方方面面都要顾全到，恐怕周浮太随便……分寸把握不住。而且，叶淑华与周浮好像合不来。”

方伯点点头。叹道：“可眼下人手紧，只有他了。我看也出不了大格，后面不是还有编审人员嘛。”他边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精美的金笔盒及一张名片：

“我看你那只笔太旧了，我给你买了支最新款式的派克笔。这张名片，是中央电视台我一个同学的，你带上。在北京遇到事

情可找他，他蛮有办法。”

这顿饭别晚宴一吃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下了艳阳楼时，远处鼓楼的钟声已敲了十一下。

艳阳楼下是漫长古河堤，他俩沿河堤漫步，听着急湍的江水拍打在堤墙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方伯酒多喝了，被江风一吹已有几分醉意，脚下的步子不觉轻飘起来，他的一只手臂只好搭在尹玉纤薄的肩上。

二、河边老街

艳都市是座北宋名城，街巷古木参天，亭榭遍布。特别是十里护城河古堤，初建于唐代仪凤年间，至今仍保存尚好，名播遐迩。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艳都城的女子个个尽得钟灵毓秀之精华滋养，娉婷身姿，肤色白嫩，脸蛋红润。据地方志记载，宋朝三百一十九年，艳都选入皇室的名媛多达一千六百余名，其中被封皇妃三十九位。“南下艳都寻美女，北上京师求功名”成为那时公子哥们人生的座右铭。

也许是“艳都美女甲天下”的感召吧，千百年来，这里成了外来人口的聚集地。至今，又被历史学家和人类活动学家称为客家人云集留居的中心地区。

初夏一到，艳都的姑娘们大多袒臂盘发，尽量把皎洁如玉的臂膀颈项和宽阔的前额展示出来，很有些东方名媛遗风。她们最喜欢去遛跚闲逛的地方，就是护城河边那条千年老街了。这条街上，矗立着一幢高五丈余、名曰艳阳楼的古建筑，碧瓦叠翠、金龙吐辉、凤鸣鸾和，名列江南四大名楼之列。近几年，经过精心修缮，楼两边还新起了现代化的食宿建筑群，一起命名为艳阳楼大酒店，又名艳都宾馆。

艳都城有名的美女邱滢珠，就是这家艳都宾馆的总经理。她是方伯大学的同学，也是他的初恋。

这日下班时分，邱滢珠打电话约方伯吃晚茶，方伯驾车前

往。在艳阳楼前的停车场下车，他径直往新建的宾馆南楼，在第三层向河中搭伸出去的露天茶馆找到了邱滢珠。

这是他们经常的约会地点。

“滢珠，你先到了。”方伯在一把红色太阳伞下的白折椅上落座。

邱滢珠没应他。像遇到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笑咪咪，眼睛勾勾地望着他。

方伯下意识地往自己胸前看了看，问道：“怎么，只顾盯着我看？哪里不妥吗？”

“没有。我是觉得你更年轻了。怎么，你的那位漂亮的部下上北京去啦？”

“你是说尹玉？”

邱滢珠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她去北京？这只是例行进修，还惊动了你这位大经理呀。”

邱滢珠给他递了杯铁观音茶，神秘兮兮地说道：“那天在我这酒店顶层，大哥哥为小妹饯行那场面，多感人呐！哼，我给你记下了，到了这里竟不告诉我一声！”

方伯顿悟：“你呀，就为这事把我叫来？那天，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我不想打扰你。不过，看来也逃不过你的眼睛。”

“你真是，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我只是给你开个玩笑。今天，我另外有个事要向你咨询一下。”

邱滢珠用手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言归正传了。她给方伯添了块点心，道：“你是知道的，这条老街三年前就开始拆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拆完整。公家的房子早拆了，空地基上都长出几丈高的梧桐树了。私房呢，就没几家拆成的。由于东拆西推，一条街不像条街，对我们酒店的生意影响可大啦。听说，这新一届市府班子已铁下心要在今年把这个事了结，能行吗？我就想听听你这

位本市首席记者的见解。”

“噢——是这件事。要说头痛也真烦人的。政府要把河边这条老街建成类似上海外滩一样的新城区，想法是很好。这条街大多数的房屋破旧不堪，加上街道窄小低洼，是非改造不可。问题的关键在于钱。这条街多数住户，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靠一两个铺面做点生意养家，现在要迁徙别处，除了感情上难接受外，生活上也有不少难处。一是政府的建房补助较低，二就是建了新居所，平常生活来源靠什么？失去了原有店面就是脱了线的风筝！这方面，政府是无财力可以圆满解决的。”

“就是嘛。”邱滢珠接过话道：

“解决不了，大家就哭哭啼啼不搬，一帮一帮地上访，政府能动枪杆子吗？”

方伯道：“据我了解，这一次恐怕真会动硬的。拆旧建新扩张城市加上护城防洪工程，是同一个方案，省政府已正式批准。最近，市里对外招商引资，已有广东老板准备投资几个亿做河边街工程，意向书都签了。看来，这一次就是牺牲一些市民的利益也是不能不干了。你说的动枪杆子，如果真把政府逼急了，也有可能的！至于你们大酒店，有文物名楼这块金字招牌，属于保护历史遗产，一定不会动。你呀，等整条街重建成功后，你就等着数钱吧。”

邱滢珠摇摇头：“空头支票，晓得还要等多久呢。”

“我看最多两年。上星期我参加了市府召开的关于老街拆建的专题会，马上就要有大动作。告示都印了出来，工作组很快上户了。听说过段时间将以法院强制执行名义拆迁，恐怕会有人进号子了。”

邱滢珠听罢叹了口气，道“自古胳膊怎扭得过大腿呢，看来是大限到了。”

方伯不解：“什么大限？你叹什么气？你家又不在这条老街